

怪梦与预测

——中国古代怪梦释——

如梦 刘敏 著

厦门大学出版社

〔闽〕新登字 09 号

怪梦与预测——中国古代怪梦释

作者:如梦 刘敏

责任编辑:王依民

出版发行:厦门大学出版社

电话:286128

社址:厦门大学

邮政编码:361005

排版:福州三星电脑排版有限公司激光照排

印刷:福建新华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字数:163 千字

印张:8.5

版次:1993 年 5 月福建第 2 版

印次:1993 年 5 月福建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—5615—0610—4/G·82

定价:5.00 元

1. 梦得良臣与受命于天

根据现有文献，中国古代通过占梦来进行预测的最早的人物是黄帝。相传黄帝与蚩尤打仗，未能获胜，夜里梦见天风吹去天下所有的尘垢，又梦见一个手执千钧之弩的人赶着数万只羊。醒来之后，黄帝自我分析道，天风象征执政的号令，垢去土解意味着天下清静太平，这么说，应该有姓风名后的人出来辅佐；梦中的千钧大弩当是

大力士的象征，而驱赶羊群则是牧人的意思，莫非有姓力名牧的人可以为臣？于是，黄帝依照他的这两种预测，命令朝臣四处访求，果然找到风后与力牧这二位贤臣，他们极力辅佐黄帝，直至最后打败蚩尤。

且不管这个传说的内容是否有后代文人加工的成份，仅就根据占梦来预测未来这一点而言，黄帝显然是始作俑者。因为从现有的文献看，还没有出现比黄帝更早的占梦与预测行为。而从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梦象的解释水平上看，黄帝的梦被笼罩在一片浓重的神性光环里，为神灵所支配，所主宰。这说明了远古神话时代的神灵对梦魂的控制，成为了占梦的神学根据，使得梦境充满了神性的光辉。

中国古代君主所作的梦，主要的有两种愿望，一是对于自身命运的关注；一是选择杰出的辅佐之臣。尤其是从殷王开始，对梦的预测极为关心。根据许多古籍的记载，殷高宗武丁梦得傅说的故事，流传极为广泛。这个故事说的是，武丁有一天晚上梦见上帝赐给他一位良臣，名叫说，来辅佐他主持国政。醒来之后，武丁根据梦中的形象，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观察他手下的群臣百吏，看看他们当中有哪一个人象他梦中的“傅说”，结果无一能对上号。于是，武丁就派遣了众多的官员到宫廷之外四处寻求，终于在一个叫“传岩”的地方找到了傅说。那时傅说还只是一个非常一般的修筑涧水护道的奴隶。朝官将他带进宫廷拜见武丁。武丁一眼就认定自己梦见的正是此人。傅说与武丁谈了一番话，果然出语不凡，深得武丁赏识。武

丁便立他为国相，传说果然辅佐武丁成为殷朝的中兴之主。

这个故事在《古文尚书·说命》、《国语·楚语》以及《史记·殷本纪》等书中都有记载。从中国梦文化的源流来看，它与黄帝梦得风后、力牧二位贤臣的梦一样，都是一种人神沟通之梦。武丁兴殷心切，观国风3年未得其佐，由此而感动了神灵。于是神便通灵于武丁，借助梦境将首辅大臣的信息告诉了武丁。按照《墨子》里的说法，这当是“以词说于上帝鬼神”。

在周代统治者那里，占梦成了君主受命于天的一种重要仪式。周王不仅根据梦象占断吉凶，而且象殷王那样，把它当作选才举贤的一种手段。周文王夜梦遇姜太公子牙，流传甚广。作为周文王的辅臣，姜子牙在周人灭殷的过程中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那么，文王是怎样在梦中遇见姜子牙呢？根据文献记载，传说颇多。纬书《尚书中候》说，太公未遇文王时，曾垂钓于磻溪，夜梦北斗辅星告诉他以“伐纣之意”，他于是成了天神派给文王的辅臣。《庄子·田子方》说，周文王到臧地视察，发现一个钓鱼老头颇有治国之才，准备授之于政，又恐大臣父兄不安，便说自己梦见一位“良人”告诉他：“寓而政于臧丈人，庶几乎民有瘳乎！”这位“良人”当属神人，而“臧丈人”即在臧地钓鱼的渔夫，实指姜太公。《博物志》记载了一个“海妇之梦”。据说姜太公为灌坛令时，文王梦一个妇人当道而哭，说：“我是东海龙王之女，嫁到西海。如今灌坛令当道，此太公有德，使我不敢兴风作浪。”龙王女遇到姜太公都

害怕，足见其神威。可见，用梦来神化周初这位名臣，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天赐良臣的佳话。

《封神演义》第23回“文王夜梦飞熊兆”里，对于文王的梦的描绘，就更富于文学虚构的色彩：第二天一早文武百官上台，参谒已毕，文王说他在昨夜得一异梦，梦见东南有一只白额猛虎，肋生双翼，直朝帐中扑来。他急呼左右，只见台后火光冲天，一声巨响，把他惊醒了。文王不知此兆之吉凶。当时有散宜生躬身祝贺说：“此梦乃大王之大吉兆，预兆大王必得栋梁之臣，大贤之客，当不亚于黄帝之辅臣风后。”文王想弄个究竟，宜生说：“过去有高宗飞熊入梦而得傅说之为良臣，今大王梦虎生双翼者，此乃熊也；又见后台火光，乃火煅物之象。今西方属金，金见火必煅，煅炼寒金，必成大器。此乃兴周之太兆”。文王听罢传旨回驾，当即想出去访贤。于是，《封神演义》第24回就写了周文王在渭水聘请了子牙相周的故事。

当然，与殷王武丁梦得传说的传说相比较而言，文王梦见姜子牙更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和政治目的，其中为政治运作的需要而虚构的某些东西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周文王精通八卦，龟卜易占皆行，但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梦占作为预测的手段呢？问题其实很简单，龟卜、易占需要一定的工具和熟练的操作技术，工具本身的物理性质以及使用过程中墨汁的浓淡、火焰的强弱等，都可能影响到卜兆的走向。而梦则不同，梦纯粹是个人的感知和心理操作行为，完全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随心所欲地描述，无法受到怀疑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周文王以“托诸梦想”推进政治运

作的行为,不仅成为了机心刻薄的君主所行的一种驭下术,而且是周代以后梦的预测开始沦为君臣之间、臣臣之间“逐于智谋”的斗法把戏的一种重要征象。所以说,梦的预测在中国古代所显示出来的功能并不是单一化的,中国梦文化的复杂性,由此可见其一斑。

2. 神龟托梦的征兆

在中国古代梦占行为中，以龟为神物来进行梦预测的并不少见。《庄子·外物》就记有一个灵龟的故事。宋元君半夜的时候梦见有人披头散发在侧门窥视，说：“我来自宰路深渊，我作为清江的使者到河伯（黄河神）那里，渔夫余且捉到了我。”元君醒来，使人占卜，卜人回答说：“那使者乃是只神龟。”元君忙问左右，是否有一个叫余且

的渔夫，左右回答说有。元君吩咐带余且前来朝见。第二天余且见了元君，元君问他最近捕到了什么。余且说网到了一只白龟，周圆五尺。于是元君命余且献龟。余且不敢违抗，就把白龟献上。元君既想杀它，又想养活它，正当犹豫不决之际，便叫人占卜，占卜人说：“杀龟来占卜，吉利。”据说，用此龟来占卜，卜了72次，没有不应验的。后来，庄子借孔子的话说，神龟能入宋元君之梦，却不能躲避余且之网，看来，机智也有困穷的时候，神灵也有不及的地方。在庄子的梦幻寓言里，他对梦的预见性似乎并不加以否认，但他把神的智慧也看成是有限的，认为神也很难绝对保全自己，它们并不具备那种万能的神性。由此，他并不把梦的预见性归于神的意志的降临，而把它当作生命本原的一种神秘性。当然，庄子对于生命的本原也是无从知晓的。这点，已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了。

《庄子·外物》所说的这个关于灵龟的故事，后来被褚先生补入《史记》中，作为《龟策列传》的附录资料。龟的“灵性”问题，连太史公司马迁也不得不相信。他曾描述自己到了江南，向一位长老调查有关龟的资料。长老告诉他，龟活到了千岁，便在莲叶上游。江边人家，常豢养龟，以为能够导引元气，有益于抗衰老。司马迁对这种传说表示赞许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里，载有各种各样的古代神龟传闻。其中一个传说古代南方有位老人，因为南方地方潮湿，他就用4只龟来支垫床脚。经过20多年，老人死了，后人搬移他的床铺，发现4只龟经过20多年的不食不动，依然活着。于是知道龟能运气长寿。

晋葛洪著的《抱朴子内篇》引述了《异闻记》里的一个故事，说有位叫张广定者，遭乱而躲到外地，他的4岁的女儿既不能长途跋涉，又不能挑着走，只好想把她扔在故地饿死，但又不想让她的尸骨露在郊野，便把女儿放在村口一个有洞隙的墓穴里，里面放入一些食物及水，然后离去。3年之后世道平定，广定重归故里，想收拾一下墓穴中的女儿的尸骨，重新掩埋。待广定前往探视，发现女儿坐在墓穴里，依然活着，他初疑为是鬼，后来问之从何得食，女儿说当时粮刚尽时，发现墓角有一物，伸头吞气，便仿效之，即感到肚子不饿了，如此经年历月，直至今日。广定拿到女儿所说之物，乃是一只穴龟。所以，中国古代将龟视为长寿的象征，并根据龟的天年老寿的特点，引申出龟经历长，阅历多，有能知未来的灵性，由此又进一步把龟变成了人与神相互沟通的媒介，认为灵龟来自天上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就说：“元王曰：‘龟甚神灵，降于上天。’”

因为龟有灵性，早在殷王室开始，就用龟甲来占卜。占卜时，要举行神秘而隆重的仪式，择定吉日良辰，群臣斋戒，由王室人员沐浴跪拜，祭祀天日。然后提出占卜的问题，巫师用烧红的木棍烧灼龟甲，使发生爆裂，根据裂痕而观察兆象，称为龟兆。或者在龟甲上用火锥钻凿孔穴，根据孔穴周围裂纹的方向而判断吉凶，然后在龟甲上记录占卜的时间、内容及占卜者的祝愿等，以待将来验证。

根据龟的灵性，中国古代先民以及后来的人们就把

龟作为占梦的一种象征物，预测未来的结果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里就记载了一个神龟向元王托梦求救，元王召博士卫平进行占释的故事。卫平根据天象状态，发现元王梦中那个化为人形的是介虫类动物。于是卫平就对元王说：“今晚是壬子日，日月合在牵牛星座，有这种天象的时候，江河里的鬼神都要碰头来商议事情。我们这儿的汉水正好是南北向的，所以长江和黄河都想利用它来作为碰头地点。由于正遇上刮南风，南边长江的使者就先到了，其时汉水上云遮雾罩，什么东西都行动迟缓了。而我看到，北斗星辰的指向正好是太阳。这种天象表明，长江的使者被囚禁了。从天象看，那个使者属于介虫类，背上有甲，它的化身在梦里穿着玄色的衣服，乘着有帷盖的车子，这正是乌龟的颜色和龟盖的形象。所以说那个托梦给元王的长江使者是一只神龟。”卫平建议元王赶紧去寻找神龟，元王折服于卫平用星象对神龟托梦的占释，便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卫平的占释，很自然地将占星过渡到占梦，使梦象的预测更带有神秘的色彩。

其实，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里，都把神龟托梦看作能预示未来、占卜吉凶的一种重要征兆。据《湖海新闻前集》记载，元代福州有一僧人未出家时，见一庙门前的石龟的胸间常有丝草，便说：“你莫要作怪，等我取火帮你烧掉。”夜里，石龟便托梦告诉他：“院外大江有一深潭，龙王住在那里，我在龙王手下当一小官，龙王桌上有撼龙经和撼龙尺，等我明日偷来借给你，你赶快抄录好送还给我，作为对你帮我烧掉胸间青草的报答。”第二天，僧人果然

在石龟下面得到了经书和尺子,于是学会了看风水的神术,为人看风水,无有不中,一时称为神僧。在古代典籍里,关于神龟托梦以及借龟甲占梦的例子,多有臆说和附会之处,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,则无疑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观念。

3. 公孙圣为什么被吴王所杀

从历史上看,中国古代的职业占梦家或解梦人,不管他们的手段多么高明,与求解者(主要是君主)的关系本质上是处于劣势的。他们毕竟不是象《圣经》中有神灵附体的约瑟和但以理那样,是神意的传达者,而仅仅是神意的阐述者。因为他们在解梦过程中,时时刻刻要注意到求解者的权威状态,必须密切注视求解者的表情状态,掌

握求解者的心理、愿望和要求，从而决定是否真实地做出解梦的结论；正因如此，他们的解梦就只能表现出一种随意性的阐述，而不是真实性的传达。

当然，中国古代亦不乏把解梦看成是具有神圣感和悲壮感的职业，从而有一种类似于献身真理的精神的职业解梦者。他们能够控制解梦过程并独立做出解梦的结论，完全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勇气。但是，一旦他们遇到的是昏君或者是猜疑心理极重的最高统治者，其命运则是可想而知的。在这方面，公孙圣为吴王夫差解梦而遭杀戮，便是极为典型的一个例子。

《越绝书外传·记吴王占梦》和《太平广记》都记载了公孙圣为吴王夫差解梦的故事。说的是吴王夫差之时，其民殷，禾稼登熟，兵革坚利。一日，吴王卧在姑胥之台，醒来之后心里惆怅，如有所悔。当即召太宰说：“我做梦到了章明之宫，一进门，看到两口锅炊而不蒸，两只黑犬一会儿朝南一会儿朝北嗥叫着；看见两张铎倚在宫堂，汤汤流水已漫过宫墙；看见前园横索生树桐，后房打铁者挟着鼓在敲打。请你为我占释，吉则言吉，凶则言凶，不要受到我的心绪所左右。”太宰说：“善哉，这是大王兴师伐齐的征象。梦入章明之宫，章明乃天下显明也。见两口锅炊而不蒸，是大王圣气有余也；两只黑犬朝着南北方向嗥叫，象征四夷已服；流水越过宫墙，预示着献物已至，并有余也；前园横索生树桐，是乐府吹巧之象；后房打铁者挟小鼓敲打，乃宫女鼓乐助兴也。”吴王听了大悦，当即送给太宰杂缗四十匹。然而，吴王仍感到不满足，又召王孙骆给他占

释。王孙骆说：“我智浅能薄，无方术之事，不解占大王之梦。我知道有位叫公孙圣的，为人幼而好学，长而喜游，既博闻强记，又通方术之事，可占大王之梦。我去请他来。”吴王答应了。当王孙骆派人去请公孙圣时，公孙圣当即伏地而泣，久久不起。其妻赶紧问他为何如此伤心，公孙圣仰天大声叹道：“呜呼！悲哉！这本来并不是我要知道的啊！今日壬午，时在南方，命属苍天，不可逃亡。看来我若正言直谏，必定身死无功。”说完与妻把臂而诀，挥泪如雨。到了姑胥之台，吴王将他所做的梦告诉公孙圣，公孙圣伏地久而起，仰天长叹：“悲哉！夫好船者溺，好骑者堕，君子都是以其所好而遭祸害的。我伏地而哭，并非怜惜我自己，而是为大王感到悲哀。章明之台，章者，战不胜，走倥倥；明者，去昭昭，就冥冥。见两口锅炊而不蒸，大王且不得火食；见两只黑犬朝着南北方向嗥叫，乃大王身死，魂魄迷惑而不知方位；见两张铎倚在宫堂，看来越人就要入吴邦，伐宗庙，掘社稷；见流水漫过宫墙，象征着大王宫堂空虚如也；前园横索生树桐，桐不能做器皿，只能做甬，与人合葬也。看起来大王不可亲自行动，派臣下就行了。”太宰、王孙骆听后，不禁一阵惶恐。吴王不由得大为恼怒，说公孙圣出言不祥，乃令力士石番，以铁杖击公孙圣，公孙圣仰天叹曰：“苍天知冤乎！我果然是直言正谏，身死无功。”吴王派人将公孙圣提到一座荒山上，让虎狼食其肉，野火烧其骨。之后，太宰对吴王说：“逆言已灭，谗谀已亡，现在可以挥师了。”吴王一声令下，王孙骆和太宰各为左右校司马，伐齐不胜，又伐晋，还是失败，过江

时，吴师浮尸不可胜数。吴王不肯罢休，亲率余兵至秦余杭之山，饥饿至极，粮草已尽，只好就地饮水，抓着还没收割的稻子吃。吴王不禁叹道：“悲哉！此正应了公孙圣所言，王且不得火食。”不久，越王追至，吴王惨败而死。

在中国古代的不少职业占梦家看来，公孙圣未免显得过于愚忠于自己的职业了。他们的意思是，解梦本身并不是什么严肃的事情，所以大可不必对此动真格的。公孙圣能够不畏杀身之祸，在于试图表明自己对职业的忠诚，由此来表现自己完整独立的人格。而吴王夫差杀公孙圣的原因，无非是认为公孙圣在借解梦来诽谤自己。

从太宰和公孙圣对吴王夫差的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法来看，他们运用的都是直解的方式。在占梦中，直解是最为简单的一种占法，它可以把某种梦象直接解释成它所预兆的人和事，即有什么样的梦象，就有什么样的人事。所以，直解中最为直接的是事与梦合，随即应验。如《晋书·刘浩传》记载，刘浩对他的祖母非常孝顺，但家贫没有饭吃。晚上梦见有人说，西边篱笆下面有粮食。刘浩醒来后不但挖出了粮食，而且看到旁边有字说：“7年粟百石，以赐孝子刘浩。”又如殷高宗梦得傅说，看到了傅说的模样，他认为梦中上帝赐给他这样一个人，就一定能找到这样一个人。

而象吴王夫差所做的那个姑胥台之梦，梦中所出现的那些物象，就不一定是事与梦直接应合了。正因如此，太宰和公孙圣才会做出那样截然相反的解释。太宰一味地迎合吴王的心理，所预测的与结果南辕北辙；而公孙圣

则根据自己的学识,通过观察吴王的举止,如实地作出预测,完全符合事情的最后结局。可见,直解在有些时候,也是歧义丛生、众说纷纭的,只有应验了的才是准确的。